

唐代民俗和民俗诗



何立智
等选注
语文
出版社



何立智等选注
语文出版社

唐代民俗和民俗诗

(京)新登字 074 号

TANGDAI MINSU HE MINSUSHI

唐 代 民 俗 和 民 俗 诗

何立智 熊 飞 程伯安

单长江 阮 忠 选注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18.375 印张 22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 9.60 元

ISBN7-80006-613-4/H·140

前言

—

这本书是从《全唐诗》中选编出的有关唐代民俗事象的诗篇，为此，我们取名为《唐代民俗和民俗诗》。

民俗，也就是风俗。古人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风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长期从事生产和进行生活活动而形成的风气习尚。风俗既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的现实的客观物象，又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载体，具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两重性。它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和丰富，从生产活动到衣食住行，从人际关系到游艺娱乐，从信仰禁忌到气候节令，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为人们所遵循的习俗。

文学和风俗从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从风俗对文学的影响来说，一个民族的生活风俗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学形成的土壤，只要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它就必然会作为一种生活机制而进入文学作品中，丰富着文学作品的内容。而且风俗所反映出的民俗观念，民俗心理，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还对作家、艺术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作家、艺术家所表现的独有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就曾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

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作家、艺术家的炽热感情,心理素质,审美趣味,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环境的风俗影响,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带有明显的时代、民俗特点。

反之,文学对风俗的传承也发生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以其特殊的形式记载着各种风俗,在生活流传过程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一定的风俗物象与民俗观念,去感染人,熏陶人,使得一定的风俗能世代相袭和传承。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千百年来把重阳登高、插茱萸的习俗传承下来,而且“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民俗情感也一直感染着和熏陶着远离家乡的游子。描绘民俗生活和表现一定的民俗心理,更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从《诗经》、《楚辞》到《聊斋志异》、《红楼梦》,不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有着丰富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心理描写。正为如此,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意从文学作品中了解民俗。在先秦时期就有“采诗”的说法。采诗就是收集诗歌。当然当时主要是收集民歌民谣,其目的是从中了解人民的风俗民情,考察政治得失,即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汉代更设立了“乐府”这个音乐机关,专事采集民歌,“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原落云”(《汉书·艺文志》)。“观风俗,知原落”是采诗的政治目的,但它也说明文学确实反映了丰富的风俗民情,使诗人们去研究和体察。

文学和民俗有着这么深厚的血缘关系,因而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不能离开民俗;反之,了解研究民俗,也不能不从历代文学作品中寻求具体的生动的形象资料。我们编选这部《唐代民俗诗选》,就是为了在民俗和唐诗研究中,架起一座桥梁,

供唐诗研究者和民俗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从唐诗中了解与研究古代民俗；反过来，从对民俗的了解更深刻地去认识与研究唐诗。

二

唐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座辉煌高峰，其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许多伟大成就之中，其一就是唐诗比起历代诗歌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诗歌题材的领域。随着诗歌题材广泛地开拓，多种生活民俗也就被多方面的表现出来。

从民俗学研究的范围来看，主要有经济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和消费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节日民俗、游乐民俗等。这些民俗学的内容，我们大致都可从唐诗中找到恰切而具体的描写。从某种意义来说，一部《全唐诗》也就是一部唐代民俗史。

为了便于了解唐诗所反映的民俗内容，我们分别作些概括介绍。

经济民俗，是以民间传统的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和消费习俗为主要内容所构成的。生产习俗在唐诗中反映是广泛的，诸如农耕、畜牧、捕鱼、采樵、狩猎，以及各种工匠，都有反映和描写。初唐诗人储光羲的《田家杂咏》中“种桑百余树”一首，就反映了唐朝农业生产的民俗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习尚。有人认为“引起民俗学者注意的，并非锄头的形式，而是农夫把锄头插入泥里所举行的仪式，并非鱼网和鱼叉的制作，而是出海渔夫所遵守的禁忌；也并非桥梁或住宅的建筑术，而是

那伴随着建筑的牺牲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转引自写丙安著《中国民俗学》第8页)。就以这种比较狭义的民俗学的要求来看,唐诗仍不乏这种民俗内容的作品。像刘禹锡的《畚田行》、温庭筠的《烧歌》、王建的《簇蚕词》等,就反映了农民在耕作和养蚕时的禁忌和占卜仪式。刘禹锡在《畚田行》里写道:“何处好畚田,团团漫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钻龟”就是古代卜卦的一种方法。诗中以钻龟来卜天气阴晴,以便放火烧山播种,典型地反映了唐朝农民耕作民俗。

有些诗人可以说是某一生产民俗的专家,在他们的诗中,全面系统地描写了某一生产民俗的全过程。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各写了《渔具诗》一二十首。在这些诗中把渔民的穿戴、捕鱼的方法,以及捕鱼的工具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他们还写了《樵人诗》十多首,把采樵的工具、采樵的路径,以及采樵所应遵循的禁忌也都作了生动刻画。从这些诗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捕鱼和采樵的风俗全貌。皮日休和陆龟蒙就可称为捕鱼、采樵民俗的专家。

消费民俗,主要是指衣食住行以及器具。这一民俗题材在唐诗中更为普遍。仅以服饰来说,绫、罗、锦、布,这些作为服饰的材料,唐诗都有专题吟咏。除此之外,唐人在制作一件衣服之后,也要咏诵(如白居易的《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赠送别人一顶花冠,一条头巾也要精心描绘(如王维的《酬贺四赠葛巾之作》);给情人制作一双鞋也必寄诗达意(如姚月华的《制履赠杨达》)。这些诗无疑都为我们研究唐代服饰民俗,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

消费民俗中有饮食习俗。唐诗里写到饮食习俗的也颇丰赡,如饮酒饮茶、节令食品、日常食物,都有描写。最能反映唐

代饮食习俗的，莫过于饮酒饮茶了。在唐代酒和诗似乎结下不解之缘，许多诗人饮酒必赋诗，赋诗亦必饮酒，“李白斗酒诗百篇”至今传为美谈。唐代诗人喜欢饮酒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富特色的风俗。唐代诗人既喜饮酒，自然也就喜欢咏酒，饮酒习俗也就被反映出来了。前面说的皮日休、陆龟蒙就写了咏酒的系列诗篇。皮日休有《酒中十咏》，《奉和添酒中六咏》。陆龟蒙有和他的同题诗十六首。就其诗题来看，有“酒星”、“酒泉”、“酒筇”、“酒床”、“酒垆”、“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酒池”、“酒龙”、“酒瓮”、“酒船”、“酒枪”、“酒杯”。诗人在这些诗中描写了制酒的工具及饮酒的器皿。唐人饮酒很讲究“酒道”，皮日休就是根据“酒道”写成这些诗的。他在《酒中十咏》序中说：“夫酒之始名，天有星，地有泉，人有乡，今总而咏之者，亦古人初终必全之义也。天随子深于酒道，寄而请之和”（《全唐诗》十八册，六一一卷，七〇四九页）。从酒道来看，酒是有天神地灵的，了解了唐代饮酒这一习俗，我们对李白为什么称“酒中仙”，也就找到了民俗根据。

我国是个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饮茶起于何时，难以考证，但从文学记载来看，西汉时期即有了饮茶习惯，到了唐朝已很普遍了。唐代诗人饮茶嗜好虽不及饮酒那么强烈，但也相当盛行。唐朝陆羽写了一部《茶经》，被人们称为“茶博士”、“茶神”。如果饮茶不成为盛行的社会习尚，陆羽不可能写出《茶经》，也不可能得到“茶神”这个“桂冠”。与《茶经》几乎齐名的，就是晚唐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这首诗写出了采茶、制茶的习俗，而于饮茶的功用描写颇详，至今还为茶叶专家们所注意。除卢仝外，像元稹、姚合、李群玉等诗人都写了许多咏茶诗篇，如果我们把这些诗联系起来看，其中

有采茶、制茶、煮茶、饮茶的各种习俗，组成了唐人饮茶风俗的系列。

社会民俗，按照民俗学所限定的范围来说是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社会组织，人际交往，以及各种生活礼仪。这些内容在唐诗里都不少，尤其是生活礼仪，唐诗几乎无所遗漏地反映了人生各时期的礼仪习尚，从诞生到成年、结婚，以至死亡，各种礼仪习尚都有描述。包何的《相里使君第七男生日》写了诞生礼仪，白居易的《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写满月礼仪，僧护国的《许州赵侯君孩子晬日》写周岁礼仪。施肩吾的《少女词》、晁采的《子夜歌》则写了男女成年时期的恋情以及表达恋情的方式。白居易的《议婚》，徐安期的《催妆》，王建的《新嫁娘》等则描写了说亲、出嫁，以及迎娶举行的仪式。这些诗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唐朝的人生礼仪习俗。

信仰民俗，是指传统的迷信和俗信活动，即神祇、禁、咒、兆、占、祭，以及对自然物质灵魂的信仰与崇拜。古代人们神灵观念是很强烈的，祭祀神灵的活动也十分广泛。当祭祀成为人们生活的普遍内容时，也便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唐朝普遍有赛神活动。所谓“赛神”说是迎神赛会，以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这种普遍的迷信活动在唐朝诗人的笔下都有描绘，王维有《凉州赛神》，王建有《赛神曲》，都是写的这种情况。古代还有“俗信”，所谓俗信，就是崇奉自然物质的某一现象能预兆人生的吉凶祸福，例如灯花预兆有喜事，裙带自己脱开预兆远行亲人回家，听到喜鹊叫预兆有客人到来。韩愈的《咏灯花同侯十一》，权德舆的《玉台体》诗，鱼玄机的《迎李近仁员外》等都反映了这些俗信活动和俗信观念。

节日民俗,更是唐朝诗人的一大题目。从元日到除夕,一年四时,各个节日都有描绘。从唐诗来看,唐人对各个节日都很重视,每个节日的信仰、礼仪、食物、游乐又各具特色。上元节的观灯,寒食节的传新火、荡秋千,清明节的扫墓,端午节的竞渡,七夕的乞巧、曝晒衣物,重阳节的登高、插茱萸,除夕的团圆、守岁等等,唐诗无不有所描写。而且,有些节日诗由于描绘了一种特有的民俗,表达了一种特有的民俗观念和心理,而成为千古绝唱,流传至今。例如前面曾提到的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此外还有王驾的《社日》,韩翃的《寒会》,杜牧的《清明》等,都是节日民俗中脍炙人口的诗篇。

唐朝是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朝代,物质生产的丰盛,必然带来文化娱乐的享受,所以游乐民俗十分普遍,而且形式也丰富多采。唐朝游乐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技艺游乐,一为竞技游乐。技艺游乐偏重于表演,如戴竿、绳技、歌舞等。竞技游乐则为技巧竞赛的游乐,如打球、荡秋千、拔河、竞渡等。对这些游乐唐诗都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展现出游乐民俗的大千世界。这些游乐民俗的诗歌不但对民俗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就是对古代文化和古代艺术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我们说唐代民俗诗,是从其表现了某种民俗事象这一点来说的,它既不同于民俗学教程,也不同于民俗笔记小说,专门记载某一民俗物征、源流、传承、变异等等。作为诗歌,它有其自己的特点,民俗的内容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而表现的,我们则是从具体的形象中,把它抽象和概括出来。从我们所选的诗

来看,表现民俗的形式主要有几方面特点:

(一)直接描绘某一民俗事象。这一类诗,是诗人有一种表现民俗题材的主体意思,因而把某一民俗具体形象地描绘出来,构成一幅“风俗画”。这类诗在唐代民俗诗中占着较大的比重,也在我们的选本里占着较大的比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十分注意诗的“讽谕”作用。诗人们常常用诗来记载一些风俗民情,反映人民的疾苦,以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一下现行政策,使人民的生活稍有改善。唐代一些现实主义诗人,如杜甫、白居易都有这样一些诗篇。杜甫的《负薪行》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男人们因战争都去作战去了,女子在家担负着沉重的劳动,而且到老都嫁不出去,“四十五十无夫家”,成为老处女。同时诗中又反映了夔州一带重男轻女的“土风”;“男当门户女出入”,男人在家照看门户,女子上山砍柴负盐劳动,交纳捐税。这些可说是唐代夔州一带家族习俗的写照。白居易的《新乐府》有更多这方面的诗,例如《红线毯》、《缭绫》等,这些诗在揭露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中,反映了唐朝纺织生产的习俗。

有些诗作描绘了生活中的恶风陋习,其目的虽不是向统治者“讽谏”,而是以警世人,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讽谕”,如白居易的《时世妆》、《议婚》,元稹的《有所教》等。《时世妆》是白居易“新乐府”中的一篇,诗中描写了当时在妇女中流行的一种妆饰。这种装饰显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学过来的。从诗中描绘来看,其妆扮是“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作者认为这种妆扮,不但毫无美感,而且还会失去自己民族的美好传统,改变自己民族习性,“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为此,诗人提出要恢复汉民族自己的

装扮，劝戒人们“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这首诗就是描绘一种恶风陋习，以警世人的，诗的小标题明白的道出了诗的旨意。“儆戒也”（又作“儆戒变也”）。

当然，还有些是不带这种“讽谕”意思的诗作，它只是描绘出某一民俗，表现一种民俗情趣。例如“采莲诗”就是如此。采莲虽也是一种劳动生产，但其劳动的主体一般来说是青年女子，其生产对象则是有花有实的莲子，其劳动环境又是水光荡漾的湖泊，其劳动工具是轻盈小舟，劳动的过程也轻快活泼。这一切都易使人产生一种审美意识。人们对美的感受往往暂时抑制了劳动中其它精神负担，因而许多采莲诗也就只是表现一种采莲的民俗情趣。王昌龄有一首《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郎始觉有人来。”诗人写采莲是很美的，它所表现的就是采莲这一民俗情趣。还有一些节日民俗诗也是如此，如张演的《《社日村居》》（一作王驾诗，题《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阱鸡楼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这首诗写到了春社习俗，但诗中也没有什么讽谕。诗中写春社习俗时，并未正面描绘“结综会社”的情况，但“家家扶的醉人归”这一结句，却暗含了乡人分食祭神食物习俗。诗人也正是撷取了这一典型场面，表现出春社习俗情趣。

（二）在“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中反映出一定民俗。“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在唐代民俗诗中也有这两类。诗人所托之物，是有关民俗的事物；诗人所借之景，是有关民俗的活动。这类诗虽是抒情言志之作，但诗中所创造的意象却使我们看到某些民俗特点。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

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诗的本意是讽谕中唐时期宦官专权的政治弊端，然而诗人是借寒食习俗来表现这一主题的，从诗的意象来看，有折柳插门、以榆柳木传新火，这些都显示了寒食习俗特色。晚唐诗人卢肇有一首《竞渡诗》也很明显：“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漱，跃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据载卢肇在写这首诗前一年，与家乡宜春一个名叫黄颇的人同时应举，宜春郡守独为黄设宴送行，对卢肇表示了冷淡。进京后，卢肇状元及第。第二年卢肇回乡，客居江宁馆驿，观看端午竞渡，写下了这首诗。诗的意象是端午龙舟竞赛的热烈画面，可是暗中却抒发了状元及第的喜悦情感。同时“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更表示了对宜春郡守的讥讽。诗中的端午赛龙舟只显诗人所借之景和所托之物，然而就诗论诗，这首诗确乎表现了端午节民众游乐习俗。

（三）诗的特殊手法的运用，表现一定民俗内容。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以及象征等，其中比和象征手法的运用，则把大量的民俗事象引进到了诗中。张祜的《苏小小歌》、《拔蒲歌》，温庭筠、裴诚的《南歌子》等，这些诗应该说并不是专咏某一习俗的，也不是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之作。诗主要是描写男女恋情的，但在表达爱情时，却运用了比喻手法，而其比喻之物却具有民俗特征，涵盖了一定民俗内容。张祜的《苏小小歌》之一：“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中擘庭前枣，教郎见赤心。”诗中以枣为喻，表现女子对情人的忠贞。可是为什么诗人要取譬于枣呢？当然枣核为红色，正是“赤心”的恰当比喻。然而，除此之外，恐怕与相传已久的“枣栗子”的民俗观念有关。古代婚礼中有“撒帐”习俗，男女青年在婚礼中，

家人要将红枣与栗子撒在床上，因“枣栗子”与“早立子”谐音，以此表达家人对新婚夫妇的祝愿。张祜以枣为喻，不能不受这一民俗观念的影响。

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把许多民俗事象引进到诗中。象征是要有象征之物的，诗通过对象征之物的具体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诗中的象征之物是取之于民俗事象，这就在客观上为我们认识某一民俗，提供了具体形象。朱庆余有一首《近试上张水部》（一作《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据说是朱庆余即将应试时，担心得不到考官的赏识而写给张籍的。诗人的本意是征求张籍的意见，可是诗人并未把本意直接说出，而是借新娘出嫁一事表现出来。王建也有一首《新嫁娘》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首诗也有人说其本意是写初入仕途的人，未知上司习性，为此婉转托辞相问。然而也是借新娘出嫁一事表现出来的。这两首诗都写了新娘出嫁一事，以新娘出嫁有关礼仪为象征，而把本意隐藏起来，这就使我们从诗的具体描写中看到了唐代婚礼习俗的某些侧面，如新妇过门第二天需拜公婆以名身份，三日之后，新妇要下厨作饭菜以表孝敬公婆。

（四）诗人在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时，融合进某些民俗事象。权德舆有《玉台体》诗十二首，其十一：“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蕤砢归。”这首诗写一个少妇思念远出的丈夫。诗中表达这种思念之情时，融合了两种有关习俗，一是裙带自己脱开，二是看到了蟢子飞（蟢子，一种长脚蜘蛛）。这两种民俗事象都预兆着有喜事。女诗人鱼玄机有一首诗《迎李近仁员外》：“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焚香出户迎

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這首詩是詩人迎接情人的。其中也寫到了兩種民俗：一是聽到喜鵲叫有客人來，俗語說：“喜鵲叫，客來到。”一是燈花開，有喜事。這兩種習俗在詩中也不是吟咏主體，詩中所要表現的是自己等待的情人突然來到的喜悅情感，然而這種情感卻借了兩種民俗表現出來。這兩首詩都是民俗滲透在詩人的情感中，也滲透在詩中。

唐代民俗詩篇具有上述特點，因此這些詩對於我們就不但有民俗學價值和歷史價值，而且具有美學價值。許多民俗詩篇在意境的創造和構思的精巧上，都給人以明顯的美感。

意境，是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一個主要藝術特色，它是詩人主觀之情與現實客觀之景的契合，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凝聚焦點。在民俗詩中，長期歷史積淀而形成的民俗心理促使詩人去發現民俗事象的審美屬性，從而創造出具有優美意境的民俗詩篇。杜牧的《清明》是一首流傳廣泛的詩篇，詩中雖未正面描寫清明掃墓這一主要民俗，但詩人通過濛濛細雨的描繪，路上行人愁緒的表露，自己趕路的孤寂，與牧童的問答，都造成了清明節特有的意境，使讀者深切感受到清明特有的民俗氣氛。這首詩之所以成為家喻戶曉的名篇佳作，除了詩的語言通俗流暢，樸實自然，這些形式因素之外，恐怕還因為詩中蘊含着清明掃墓祭祀祖先的民俗觀念，正是這一觀念和心理，詩人才創造出這一優美的意境，千百年來撥動着廣大讀者的心弦。

節日民俗往往伴隨着優美的神話傳說以及優美的信仰活動，詩人把這種美進行藝術概括，也創造出一種優美的意境。傳說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人們為了表達對這一对爭取婚姻自主戀人的美好祝願，便把這一日訂為“七夕

节”。在这一夜，妇女们要在庭院陈列瓜果，穿七孔针以乞巧。这一民间传说和由此而形成的民俗活动，都是十分优美的。也因此诗人们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进行艺术概括，创造出一篇篇优美的诗歌。祖咏有一首《七夕》诗：“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诗人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七夕乞巧的民俗事象：女孩子们在这天晚上于庭院中陈列瓜果，对着明亮的月光，引线穿针以乞巧。在月光下穿针，对女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来说，或许并不太难。可是微风吹拂，想把彩线理顺却艰难多了。诗人以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把女孩儿们乞巧的神态微妙微妙地描绘出来了，仿佛使人看到一群女孩临风望月，引线穿针的那份虔诚与专注。

在民俗诗中，诗人不仅再现民俗活动的物象，同时也凭借想象和精巧的构思，创造出一种饱含诗人情感的意象，从而使诗中蕴含的民俗更美和更有情趣。前面我们曾说到唐人的饮酒习俗。唐人认为在饮酒一道中：“天有星，地有泉，人有乡”，饮酒也是有天神地灵的。皮日休在《酒中十咏》中写了一首《酒星》的诗，想象丰富，构思巧妙，很有情趣。诗中说：“谁遣酒旗耀，天文列其位。彩微尝似酣，芒弱偏如醉。唯忧犯帝座，只恐骑天驷。若遇卷舌星，谗君应堕地。”在诗人想象中，天上的酒星把地上的酒旗照射得光辉闪耀，而它在天上的光芒和色彩却都很微弱，闪烁不定，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它是那样喜欢喝酒，在天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害怕侵犯了“帝座星”，又恐怕骑上了“天驷星”，假若遇上了“卷舌星”，还会遭受它的谗言，被贬到地上来。诗人丰富的想象，把酒星应有的特点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中的这种意象既根据了饮酒的民俗观念，又

丰富了饮酒的民俗内容,使饮酒习俗增添了神话色彩。

民俗诗给人的美感是多方面的,它所蕴含的民俗美和艺术美是丰富的,它使我们获得从民俗学和民俗笔记小说中所得不到的艺术享受。

四

唐诗选本历来不少,但都是从文学角度来编选的,从民俗的角度来选诗,似乎还不曾有过,我们这个选本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为何选编这部诗呢?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的。在选诗的标准上,过去的选本,名家虽有不同,但大致不外乎两类,一是着眼于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表现思想感情的进步与否;一是着眼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的优劣。我们这是一部专题诗选,为此就不能采取一般标准。首先,我们选那些民俗特点显著的诗篇,不管这诗是否出于名家之手,也不管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只要诗中描写到某一民俗,我们即入选了。因此,在这个选本中,有些诗人是不见经传的诗人,有些诗篇也是历来不为人所注意的诗篇。其次,这部诗集虽是以反映民俗为内容的,但它又毕竟是诗,而不是民俗学教程,从诗的角度来要求,则不能不考虑诗的艺术形式。只要是写的同一民俗,我们便选择哪些在艺术形式上比较完美的诗篇。再次,尽管我们是以民俗内容为主,但思想内容也不能不考虑,“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仍是我们编选这部诗的基本原则。有些诗尽管有一定民俗特色,但思想内容不健康,我们也不录选。为了考虑到这部诗选的可读性,我们仍注意到选一些有代表性的